

# 論不近人情

果 厂

幼時讀蘇老泉辨姦論，說面垢不洗衣垢不浣爲不近人情，不近人情，鮮不爲大奸慝，只是念下去而已，對於奸慝，既沒有認識與接觸，自己的衣服與頭髮，有父母料理，大約不到奸慝的程度，已是洗了，潑了，甚至剃了，所以毫無感想。年齒既長，就學遠方，始知洗衣服原也不是易事，而洗面之外，理髮也很以爲嘈囂的。通常我都不大敢去較爲體面的「美髮廳」之類，藍長衫在梳着西裝頭的理髮師的眼光裏本不大看得起，而況我也不需要那套手藝，總還是伺候小姐公子以及女藝員之屬去罷。他們最肯臧否人物，而且應了無語的要求，更會毛手毛腳起來，好像我在北京時就有某理髮店犯了一「風化罪」了。馬克吐溫君也是怕理髮者的同道，曾有一文寫理髮匠在刷完肥皂沫之後，（注意這是一頓不管頭臉的蠻刷）就抱了手替同伴談起撲克經來，任憑肥皂把眼辣得淌淚亦不管。在下蓋頗有同感，然在我國，則多半講麻雀論與某家姨太太的祕史爲異耳。刷肥皂無論中外總非舒適之舉，而用手指頭在刷了肥皂的上面抹來抹去，尤爲難忍，我往往因此不讓刮臉，唯錢則照給。聞張文襄在兩湖，不好梳剃，頭髮太長，幕友招待詔俟其盡寢時潛薙之，如果不醒，則罷了；如果半途醒了，薙頭司務起碼

打一百屁股，其一半便不再薙。張君豈亦馬克吐溫之徒乎？不然，即也不近人情者。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：

「性復疏懶，筋骸肉緩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癢不能沐也，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轉乃起耳。」

嵇君在今日不免也被罵爲「神經病」者，其原因正在此；然余雖不配莫算是有神經病，對於如嵇君所說，尙甚能奉行，頭髮不要說，連小便亦常遭「緩辦」的理處也。

於是感到所謂人情者究竟作何解釋？而不近了是否就真的大奸而慝？作辨奸論的人果爲僞託否且不提，但其意固是由衣服面孔而推及存心，大致總該不差。若然，我想是很危險的，以貌取人，孔子也會說是失敗，原情略迹，世俗本亦有此法。不過人情終於還是人情，假定太不注意，到底是不能原諒者居多。那麼所說人情，實即不甚合乎感情的一種禮法矣，其鄉俗諺，「人情大過王法」，有似英吉利之不成文法，其重要可知。譬如過年一定要叩賀，我從小就怕到人家磕頭，族大人多，和父親年歲相仿的人是伯父抑是叔父，即此便是小孩最難解決的問題，何況平時不見面，連識也不識，或竟是平時所最厭

惡的一個對象！民國十九年我在家鄉度歲，那時多少革了一點命，又兼重傷風，下決心不去賀年，大年初二，父親惡狠狠教訓一頓，認爲愈大愈沒出息，自己很氣憤，雖咳嗽得利害，一切不顧的跑到北平去上學，沒錢吃藥，一逕病下去，這可算是不近人情的懲罰。賀喜還可說是比較簡單，最感傷的是吊喪，我鄉並不是到喪家大吃一氣即作罷論，多半要加上一場乾號，又不是有什麼關係，眼淚從何而來，講笑話有女弔客手帕撒胡椒粉的說法，殆女客尤必以哭爲敲門磚，不得不預爲之備也。此之所謂人情，實在即是欺騙，似不近也不妨。那知世俗却頗以不通慶弔爲罪大惡極，既步兵見嫂嫂之喪而大哭又不妙，因爲眼淚洒得沒分寸，看曲禮真使人爲難，「三曲而後」呀，「往而不返」呀，這種哭號的技術，很希望有衛道之士，來一次聖聖傳心的啓迪。

不幸是聖人正因此而被人不滿，篤實的燕冀學者王若虛在滄南遺老集裏說了好些話，正以此種人情爲不近人情，如云：「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，而弟子私記之，雖有左右周旋，莫不中禮節，然亦有本無意義者，而學者求之太過。如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，食不語，寢不言之類，此只是端莊厚重耳。不撤菹食，不得其醬不食，止是性之所嗜耳。至於食不厭精，脰不厭細，食噎而喝，魚餃肉敗，色惡臭惡者不食，凡人皆然，何必孔子？東坡以爲雜記曲禮，非獨孔子之事，皆置不說，此固太甚；然如張九齡輩妄爲夸誕，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，至謂與春秋相表裏，其不近人情，亦豈足盡信乎？」

話講得委實沒什麼了不得，只是實事求是說去便是。張氏「橫浦文集」卷五鄉黨統論云：「孔子之心，盡發於鄉黨，孔子之用，盡著於春秋，不學鄉黨，無以知春秋之用，不學春秋，無以知鄉黨之神。」吃飯睡覺之關係如此，是真宋人代聖人立言之大觀矣。幼年作文，先生老訓示「大處落墨」，故開端必有「人生兩大之間」，收尾照例，「由是觀之，旅行之益，豈不大哉」等等，老實說，這倒是宋儒心法了。所以人情云云，有些是將古籍某一點放大，強調、取着威嚇的體勢，以使人奉行無違的。假定有特立行之士獨，出而駁議，如袁中郎金聖嘆之流，不是非聖無法，就是弄到「殺頭至痛也」的慘果。後世有殺人的禮教之說法，何嘗是禮教殺人，孔子爲「聖之時」，總不見得麼那混纏，閻王威嚴，向來不如小鬼，故還是後來那些自命爲兩廡人物的歪說，罪戾不可道耳。

上述乃是指人情之不清者言，亦即說人情有時成了束縛，在受者與投者兩方皆無任何便利與意義；理應廢止，或說，「不近」一點，也算不得什麼稀奇。假使不是如此，而儘量爲迎合設想，終其目的，也還是爲了自己的利益，那種人情，更其無謂。趙師舜爲韓侂胄肖狗吠是很著名的例子了，實則趙君也太露形迹，馬屁豈可拍得太肉麻？還是不即不離好一點。頃讀胡思敬君「國聞備乘」，記晚清事多有致，胡君雖是以遺民自居，文章却大可一看，其卷一記貢獻云：

「拳匪之變，車駕幸西安，各省遣使致水土物，慰問起居，辛丑還京，途沿爲貢獻不改，太后一日謂樞臣曰：曩予母子，播越在外，各省疆臣，冒險阻將幣來問，懇其

能親切的說得。請人... 吃酒也要算... 不上算的人情

其不相親，其不近人情，亦豈足盡信乎？」

其子母子，播越在外，各省疆臣，冒險阻將幣來問，怒其

勢不忍拒絕，今幸還守社稷，時事日艱，豈可違祖宗舊制？致開進奉之門，意欲悉罷之，何如？榮慶叩頭稱善，翟鴻禴曰：物各獻其土之所產，所費幾何？而慈懷軫念若是！古者三年一朝，間年一聘，必執幣以爲禮，請仍舊賞收，以廣尊親之義，且毋虛遠人嚮往之忱！太后默然不言，榮慶退而尤鴻禴曰：頃太后所言，意甚美，不極力贊成，反遏之何也？鴻禴笑曰：公初領樞務，未知宮廷內情，向聊規吾曹向背，措辭一失當，則譴怒至矣。」

世對翟氏與袁世凱的政治鬥爭，多不直袁氏，翟似稍有賢直之名，觀此，則誠得作官三昧者，而對婦人皇帝心理的解剖，確乎其曲盡人情，較之李鴻章奔讓移海軍款以築甌和闕更爲巧妙，西太后對翟公之寵信，豈偶然邪？我很了解自己所以不能作政治工作的原因，所說政治雖表面上說是衆人之事，到底還得先做好私人之事才弄得通，像普通的文人一樣，只知道有自己，不知道注意別人之流如下走者，並非甘自菲薄；實是記不住要人以及他的太太小姐們的生辰時日，因是不得不退却，且自甘心於不近人情了。

知堂翁會有一文刊於朔風，題目爲談吃酒還是談猜拳已不記得，大體是講作爲中國交際要件的划拳這一事不合情理。第一，普通輸贏，必是勝者取負者與，唯猜拳反是，輸者偏得去取。於此可疑者是酒莫不算好東西，如算好便不當叫負者吃。第二，猜拳時多不顧第三者之安全，如我坐在二猜拳者之間，則鼻端常有巨掌飛騰，殊屬不易忍受，恰如鄰居兩大，難於說話一般。我不會吃酒，尤不善猜拳，知翁此文，同感甚深，故

能親切的記得。請人吃酒與被請吃酒也要算做兩不上算的人情之一，作主人的周旋與作客人的揮謙都難於忍受，像我這種不會煙酒的低能兒尤窘於應付，在作主人時加倍僵。很埋怨自己的身體虛有其表，吃了兩小杯竹葉青就天旋地轉，我國習慣，主人不吃，客人也不便多吃，那麼爲了個人影響大家的興致又烏乎可，我之不敢請客，除沒鈔票，此亦不失爲一大原因也。某當局對我說，一天常有六七飯局，都要到一到，簡直拿自己的肚子當垃圾庫，隨便把酒和肉倒下去，讓牠們在裏面製造瓦斯，假定是我，其不拉靴子者，殆必無之事也。但人家請酒是人情，你如不去，你是太不懂人情，我既無某當局之量，所以怕之甚，雖然事實上絕不會有飯局。我每思此事唯外交官宜擅長，否則尊俎之間不克折衝，舉起香檳而不能乾杯，是如何殺風景的勾當，如我輩吃酒即要臉紅之輩，原是對此種人情不近爲宜。

黑人太「世故」大抵均不喜聽，殊不知近了人情即是世故。如吃飯說話雜頭修面齋拘是。我還是覺得莊生之言有趣，再抄其絕交書以作結，即作爲我對所謂人情的聲明也未爲不可。

「人倫有體，朝廷有法，自惟至熟，有必不堪者七，其不可者二，臥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，一不堪也；抱琴行吟，弋釣草野，而吏卒守之，不得妄動，二不堪也；危坐一時，痺不得搖，性復多蟲，把搔無已，而當裏以章服，揖拜上官，三不堪也；素不便書，又不喜作書，而人間多事，堆案盈几，不相酬答，則犯教傷義，欲自勉強則不能久，四不堪也；不喜弔喪，而人道以此爲重，……五

不堪也；不喜俗人，而當與之共事……六不堪也；心不耐煩，而官事執掌……七不堪也。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，在人間不止此事，會題世教所不容，此甚不可一也；剛腸疾惡，輒肆直言，遇事便發，此甚不可二也。」

# 中國文化用品社

經售 中西文具  
動運器械  
各式球類  
信箋信封  
花色繁多  
定價低廉

地址 南京路二二〇號  
電話 二二〇七八

# 新文印書館

承印 書報雜誌  
一應文件  
出品精良  
取價低廉  
如蒙賜顧  
竭誠歡迎

● 地址 評事街一四一號 ●

此雖消極，實為積極。君終因如是之不近人情而遭殺身之禍了，吾人又豈忍以清談二字罪之哉。  
以上都完全是偏見，附此聲明。

三月九日晚